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中篇小说选

7.5



中篇小说选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编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石俊生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中篇小说选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洪江美术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360千字

印数 1—2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718

定价：1.95元

前 言

贵州省境内居住有苗、布依、侗、彝、水、土家、仡佬、瑶、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历史上，除彝族而外，都没有文字。在解放前，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较之原来那种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境况来说，这种发展是天翻地覆的，有如神话和奇迹般呈现于人们的面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优良的条件，早在五十年代，苗、布依、侗、彝等几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都产生了书面文学创作，应运而生地涌现了自己民族的第一代作家。就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绩，因为那种只有单一的口头文学或主要是口头文学的历史结束了，民族文学的涵义更丰富了，领域更广阔了，道路更宽广了，使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次奇迹般的飞跃。这无疑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美好！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在十年浩劫时期，尚处于幼芽阶段且长

势良好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作者枉遭打击迫害，作品被诬以种种罪名而全盘否定，创作被取消，简直回到了一片空白的境地。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得到了正确和更加深入的贯彻，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又得到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文革前陆续出现于文坛的作者创作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二、涌现了一批青年作者；三、人口较少的民族如水族、仡佬族、回族等也产生了书面文学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文学作者。这一切，从下列的数字中，可以得到证明：前十七年，贵州少数民族作者作品见于报刊的约二十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的不到十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只一人，出版短篇小说集的一人，发表的中篇小说只有一部；粉碎“四人帮”以来，作品见于报刊已达七十余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的二十九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七人，出版短篇小说集的四入，出版诗集的五人，发表和出版的中篇小说七部，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各一部；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等各种形成的文学作品。这种蓬勃发展的新貌还表现在：一九八一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有九人获奖；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有一人获奖。这标志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前十七年的情况一样，这仍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美好，特别是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英明决策的强力激励和推动。

贵州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导，也远非前十七年前所比。省委和省政府一直亲切关怀，具体过问，大力扶持。值得赞扬的是，不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工作，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将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除给予充分关注外，还逐年拨给经费资助。一

些地、县民委会，都曾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慨然投资。民族文学事业，已经变成了民族事务机关和文学艺术部门的共同工作，这确乎是前十七年未曾有过的现象。自一九八〇年起，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密切合作，由作协贵州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具体办理，先后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举办过五期少数民族文学讲习会，三次组织少数民族作者分别到广西、湖南和海南岛等地参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学习兄弟省区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好经验。由于有如此优厚的条件，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能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数年中，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新成绩和新发展。

为了肯定成绩、鼓励创作积极性，为了展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作者在短短几年之内的创作成果，贵州省人民政府特意拨款编辑出版《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包括《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诗选》、《报告文学选》、《话剧·电影剧本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和《贵州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概观》等七本集子。这套丛书除以巨大的规模、众多的篇章和缤纷多姿的民族特色，反映粉碎“四人帮”以来贵州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外，还概略介绍了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在此，谨以至诚，奉献读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卡领传奇.....	苗族	伍 略 (1)
春夜, 在金竹湾.....	彝族 安文新 纳西族	和国正 (70)
风雪云梦关.....	布依族	弋良俊 (129)
侗寨风雨桥.....	侗族	刘荣敏 (182)
穿袈裟的军人.....	布依族	罗大胜 (243)
松林的涛声.....	布依族	罗国凡 (292)
山鹰飞过河谷.....	布依族	王文科 (292)

卡 领 传 奇

苗族 伍略

一、引 子

老所长披着雨衣，穿着雨鞋，踏着那被春雨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麻石路，从弯月寨下来。当他刚来到路口边时，一辆北京牌小吉普从王家堡的街口里开出，咝地从他身旁驶过，然后又突然在他前面几丈远的地方停住了。车门打开，州委书记高翔探头出来：“老何，老何！何所长！……”

老所长赶忙跑过去，用手扒着车门，问道：“高书记，你要到哪里去？”

“回城。上来吧？”

老所长钻进车里，小吉普沿着河边的一条乡村公路继续往东驶去。从车窗望出去，四山被春雨洗涤得更加苍翠。一些野生桐子花正从那绿丛中爆绽出来，显得特别的耀眼。从车窗外飘流进来的空气，带着一股雨后松脂和青草气味，吸进肺里，感到润湿而清爽。老所长心里很高兴。要不是碰上高翔，那么从辽窖坝公社所在地的王家堡子到卡领城头，少说也有五十多里路程，今

天，他得徒步回去了。这苗岭山区的公路，绕山翻坳，走起来相当累人。脚下又是一双雨鞋，哧嚓哧嚓，踩在这石子路面上，梗的不行。当然，要是换在二十多年前，这五十多里山路又算得个什么。解放初期，老所长就跟着高翔在这一带苗岭山区剿匪，爬坡下坎，健步如飞。可是现在，毕竟是有了年纪，脚腿已经不如从前那么灵便了。

“高书记，你是什么时候到这边来？是路过或是专程来看看？”老所长磨蹭了一下臀部，让坐垫轻轻地弹了几下，感到坐的更舒适了，这才随口问道。

“哦，哦，是昨天，昨天下午……其实，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只是来看看，来看看……眼下春耕大忙时节，我只是来了解一下生产情况。”高翔忽然显得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他急忙伸手去摸烟盒。咔嚓，烟盒打开了。他习惯地把烟盒递到老所长面前。

“不，我不会。”老所长摆摆手。

高翔是州委机关的第一号“烟龙”。他可以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个不停。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办公室弄得烟雾腾腾。一些女同志要给他送材料或什么报告去，不得不先把门推开，站在门口外伫立一会，等烟味散了，这才敢抬脚进去。“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他烟瘾发作了，趁造反派把他们“牛鬼蛇神”从“牛棚”里押到外面去劳动时，他竟然想弯腰去捡地上的烟锅巴来抽。当他蹲下去，刚伸手要捡起那烟锅巴时，却被造反派的头头吴烟霞看到了，上去就是一脚。第二天，他那被踢伤的虎口，竟肿起一块几乎有鸡蛋那么大。……

“怎么，他是昨天下午就到这里？”老所长心想，“那——他怎么不到弯月寨去看看？从王家堡上到弯月寨，也不过只有三四里路呀！莫非真是人在人情在，这人不在了，那以往的交情就象洗马河里的水流走了？！……”

老所长想起，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清明节的头一天，他到弯月寨去，第二天才从弯月寨赶回卡领。在经过州委机关大门口时，正碰到高翔和几个人在那里聊天。老所长急忙跑过去，兴致勃勃地向高翔谈起他到弯月寨去的情况。

“嗯，哦……呃……”高翔随口应答，一边就车转身去和别人继续聊天，显得相当的冷漠。

一盆热乎乎的火，引来一瓢兜头冷水。老所长的话只说了一半，那脊梁上已感到一阵凉寒。

过后他想：也许当时高翔身边有人，他不愿老所长当着其他一些人的面谈起黑老豹的事情。真是官有十条路，九条民不知。怪只怪老所长当时不知趣。可是今天，既然已经来到王家堡子了，却为什么不上到弯月寨去看看呢？一个州委书记，忙，当然是忙，可是，到弯月寨去一趟，并不花去你多少时间呀！……

老所长不再说话。小吉普继续朝前开。高翔抽完一支烟，忽然感到小车里寂然无声。他车过身一看，只见老所长仰头靠在小车的靠垫上，闭起眼睛。两滴浑浊的泪水，正从他那松弛枯皱的眼角边淌下来。

叭！叭！象秤砣一样，重重地撞击在州委书记高翔的心坎上。

二、奇特的审讯

现在的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卡领域，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城市了。可是在解放前，这里只不过是两条狭窄的小街。一条前街和一条后街，都不过半里之长。街面上开着几家布店，盐店、面馆、客栈；几家杂货铺，在门前扯起一块幔帐，算是有

些气派外，其它等而下之的便是那些修理钢笔、电筒和刻制图章的小摊子。两条狭窄的小街道，路面坑坑洼洼，只容两辆马车交错而过，一到阴雨连绵的冬天，满街泥汤泥水，不堪举步。自从自治州的首府选建在这里以后，霎时间，许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在原来那一片荒草乱坟堆的牛场坝，新修的两条大街交叉而过，形成一个大十字街口，并在十字交叉点建起一个街心花园，栽上了不少供人观赏的花草。在这大十字的西南面是卡领大饭店和民族贸易公司；东北面是百货商店、新华书店和电讯大楼。几座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街心花园四周。

在卡领域的周围团转，大大小小的苗家村寨星罗棋布。每逢赶场天，从九沟十八箐各条路口涌进城来的各族山民们，就象那蚂蚁子牵线一般，汇集这中心点来，衣着各色，语言各异。嗡嗡嗡嗡的声浪，远传数里之外。

卡领域，在解放前，其实只不过是一片弹丸之地，可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因而这里就成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清王朝咸、同年间，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族人民大起义，就曾在这里和清兵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的最后一次大决战，也是在这里发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带地方的反叛事件也是此伏彼起。因此，伪保安二团就常驻这里以弹压苗民。四十年代暴发的黔东事变，伪保安二团火烧西江三千户，就是从这里发兵进击。就是一九五〇年土匪暴乱时，也曾一度攻进卡领域，由于解放军的一个班坚守着城里的一个制高点，整整三天两夜，直到援兵到来。土匪才惶惶撤出……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五月的某一天，正逢赶场天，突然间各条路口都设下盘查卡哨，街道上出现了武装“民兵”在游动。场坝上一片紧张、惶惑的气氛。而在银盘坝招待所的周围，更是戒备森严，甚至在招待所的大门口还增加了两道岗哨。

这时候，在招待所前楼的小会议室里，正在审讯着一个人。

窗幔都放下来，不让透进半点阳光，而把室内所有的吊灯、壁灯都打开了。五张桌子摆成半个圆形，每张桌子边坐着一个人，一看便知这五个人是审讯者。另外，靠墙的三面又摆着五、六张三人椅，坐着十多个行刑的打手。这样，审讯者和行刑打手们便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把那被审讯者围在核心，让他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叱斥、叫骂和各种凶狠凌厉的目光。

这是一场奇特的审讯。那个被审讯者，除了两手已被戴上一副粗重的镣铐外，还被人用一块青纱把他的两眼紧紧地勒住，不让他看清周围的环境和审讯他的人。他已经是第七次或是第八次被鞭子、拳头、脚尖、枪托和马刀背击翻在地。衣裳已被撕扯得稀烂，骨骼粗大的臂膀裸露出来，布满一道道浸血的伤痕。从嘴角和鼻孔里淌出来的鲜血，斑斑点点地溅洒在他胸前的衣襟上。然而在每一次被击翻之后，只见他那有如松枝般粗糙的手指，痉挛地抠着地板，撑起来又趴下去，一次又一次，终于又摇晃着站起来，昂着头，象一垛无言的巉崖。

这当中只有一个人，生的五短身材，面皮白皙，端坐在审讯席上，显得相当的平静。一双透出机警聪慧的眼睛，不时从那被审讯者的身上收回目光，漫不经心地看着手中的材料。

此人就是州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名叫吴臣。也许由于他的出面，因而使得这一批审讯者和打手们更加卖劲。同时，又由于那被审讯者一直采取沉默的对抗，从而让他们越发起气败坏，大打出手。

“黑老豹，我问你，高翔和你是不是拜把兄弟？”此时，从审讯席中站起来一个人，鸭蛋脸，肤色微黑。她叫吴烟霞，是卡领地区保卫红色政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三号人物。“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地点是在湖南洪江码头上，高翔和你，你们俩在那里结拜弟兄。你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

“那一年，你们从洪江坐船到常德，一路上高翔跟你谈了些什么？你怎么又不到南京去了？从常德回来以后，你拉队伍上山当土匪，占山为王，这中间高翔和你有过什么秘密联系？你必须老实交待！”

“……………”

“告诉你，黑老豹，我们造反派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确凿材料，证明高翔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是个假党员。”吴烟霞甩掉手中的香烟，一脚踏灭，然后拿起一根用胶皮包着的钢鞭，咬牙切齿，上下打量着那被叫做黑老豹的被审讯者，仿佛在选定他身上的某一个部位，以便狠狠地打下去。“想到你也曾经是个造反派，我们才一再做你的工作，希望你回头是岸，反戈一击！”

“……”

“他妈的，给我狠狠地打！”吴烟霞忽然丢下手中的鞭子，气急败坏地转身回到审讯席上。

随着吴烟霞那一声喝吼，从三人椅上立即跳起来五、六个人，冲向黑老豹，一顿拳打脚踢，又把他打翻在地板上。

这一切，都被招待所的老所长，一一看在眼里。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他就不断地把开水从招待所的后楼送到前楼的小会议室去。每一次，他都不敢推门进去，只把保温瓶轻轻地放在门口边，然后小心翼翼地拿眼睛从门缝中往里窥探。随着那里面的吼骂声和鞭打声，他的脸色也跟着变得一阵胜过一阵的惨白，两条罗圈腿在象筛糠似的发抖。

老所长是认得那个被叫做黑老豹的被审讯者。一九四八年他随军南下，四九年参加解放贵州。一九五〇年，正当土匪猖獗时，他和他所在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排，奉命驻扎在弯月寨。有一天，他发现寨子里有一幢小房子，板壁上留下许多象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枪弹眼子。他觉得好生奇怪，问及当地群众，才知道那

就是黑老豹的住房。群众告诉他说，解放前，由于黑老豹带头抗捐抗粮，和当地的一个伪乡长发生了冲突。那个伪乡长几次派人捉他都没有捉到，于是便拿起机关枪对着他家那小房子扫射，因此板壁上才留下那么多的枪弹眼。从那以后，黑老豹就举家逃到猫鼻岭，在那里打猎为生，很少回到寨里来。

“他可厉害了，枪法准得很。晚上，在一百步的地方点上一炷香，他能一枪把香打熄！”

“他还是个打虎英雄！年轻的时候，他上山去打一只金钱斑大豹子，双方抱在一起，滚过了三层土坡，跌到一条山涧里，直到人们赶去救援，用钢钎把那只大豹子撬翻。那天，当人们背着他，抬着那金钱斑大豹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把这一带地方的人都轰动了！”

“从那以后，只要他上山去，不论什么虎豹豺狼，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就远远地躲开！”

人们这样称赞他，而且越说越玄乎。

苗岭山区的冬季来得早，十月间就已经落雪结冰。这一天，排长带着战士们执行任务去了，只留下几个炊事人员守家。当时，老所长是炊事班的班长，他邀来几个老乡坐到灶房里一边烤火一边谈心，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也想从他们口中打听到那一带土匪的活动情况。突然，有人敲了几下门，还没让人起去把门打开，一个高大的汉子已经推开门闯进来。见他满身是雪，肩头上扛着一杆火枪，身后紧跟着一条猎狗，狗身上也落满了雪花。

老乡们慌忙站起来，打起苗话招呼他。他一边用苗话回答，一边从身上解下一个大大的酒葫芦，扭开盖子，仰起脖子，咕咕咕地喝下了几大口。

“啊哟，好大的雪！”他把酒葫芦重新背在身上，然后坐到火塘边，伸出两只骨节粗长的手掌，一边翻烤着，一边又打着苗话

和老乡们说话。过后，他才转身来向老所长问道：“老乡，你们的排长不在家？！”

“老乡，你贵姓？”

“我？……”他看看众人，然后笑了笑说：“他们都知道我的底细，我就是这寨子里的人。……”说着，从火枪筒里抖落出一张字条递给老所长。”这是高政委的手令，请你务必交与你们的排长。”

老所长接过字条，待要和他说话，却见他拍了一下那猎狗的脑顶，一转身，人和狗都已消失在门外那纵横飞舞的雪网里。

“他是谁？”老所长问。

“他就是黑老豹呀！”

他就是黑老豹？！老所长不胜惊讶。在部队进入苗区后不久，部队首长就曾经指示过，要设法找到此人，争取他来协助开展清剿工作。想不到，他已经和部队联系上了。

第二天，他们这个排就按着团部的指示，赶到巴沙渡口去，在那里防止溃匪过河逃窜。晌午过后，便听到在十多里外的一座大山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枪声。不一会，枪声变得密集起来，同时还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用说，兄弟部队已经跟土匪接上火，而且不难判断，土匪正在负隅顽抗。战斗在继续进行，枪声更加激烈，那手榴弹的爆炸声，听起来音响沉闷，仿佛是从什么山洞里传出来。大约三个小时以后，枪声突然终止了。老所长估计：战斗已经结束。

在接近傍晚时分，兄弟连队先后押着许多土匪，从对面的一条山沟里出来，到渡口边歇息。老所长挑着茶水过去，一眼便看到黑老豹坐在一块大青岩上，正在替他的那只猎狗包扎伤口。估计是土匪甩出来的手榴弹，弹片把狗炸伤了。他一边用苗话咒骂着土匪，一边把嚼好的草药敷到那猎狗的前胛上，然后又撕下一块手巾，给那猎狗包扎。尽管他的动作那么轻细，然而那猎狗似

乎仍感到疼痛，不断地哼哼着，抬起一只前脚。包扎好后，黑老豹便搂着那猎狗的脖子，安慰它道：“不疼，不疼！过几天就好了。”

这时，兄弟连队的几个战士，悄悄指着黑老豹对老所长说：在那次战斗中，他领头用绳子拴在身上，从崖顶上缒到洞口边，与躲在洞里的土匪对射，往洞里扔手榴弹。土匪的两挺机枪，从洞里猛射出来，把他作为掩体的一股岩梁打得稀烂，他身上穿着的一件棉袄，有半幅衣襟也洞穿了七个弹孔，可他却安然无恙。

“命大，真是命大！……”一个小战士翘起拇指来称赞。

此后，黑老豹就一直参加清剿工作，他表现了出奇的勇猛，立过几次功，受到部队的嘉奖。……

这前前后后，老所长可以作证，还有弯月寨的群众也都可以作证。这怎能谈得上是黑老豹拉队伍上山当土匪呢？弯月寨并没有被火烧掉，黑老豹的那幢板壁上布满了弹眼的小房子还在呀！这是在存心整人哩！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哩！……

每一次，老所长从前楼提着空温瓶回来，就在心里这样嘀咕着，为黑老豹作着辩护。十二点钟了。当他正准备把开水送到前楼去时，忽见从前楼的楼梯口处闪出几条大汉，架着黑老豹的胳膊朝着后楼这边拖拽过来。黑老豹的脑袋无力地耷拉着，两片大脚板擦过那水泥路面，留下两条血水印。

“哎呀，莫非黑老豹他……他完了！”老所长慌忙站到一边，看着那些人把黑老豹拖过后楼的通道，拖到后院的浴室门口边。接着，吴烟霞就来喊老所长去打开浴室。老所长费了好一阵工夫才从身上的那一大串钥匙找出一把，然后又双手颤抖着，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刚把房门打开，那些人就把黑老豹拖拽进去。“扑”的一声，把黑老豹丢在那潮湿的水泥地上。

三、重 逢

从卡领往西五十多里，就来到辽窖坝公社党委会所在地的王家堡，这王家堡原来叫做怀恩堡。数百年前，在清王朝乾、嘉年间，张广泗带兵征苗时，搞了一个所谓“安屯设堡”的措施，于是，就给这一带地方留下了许多这屯那堡的名称。顾名思义，这“怀恩”二字就是要当地老百姓永远记住那皇恩浩荡。后来，也许是由于那些吃屯田忠王事，扼守要塞，弹压苗民的屯兵大部分是姓王，在他们成家立业又经过几代人的子孙繁衍之后，变成了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从而改称王家堡子了。

解放前，每逢鸡、兔两日，附近的庄稼人和远在数十里以外的山民们，都集中到这里来赶场。场坝就设在那王家堡东边的一个大漕坪上。在那大漕坪以西，连接着这王家堡的街口，是许多固定的货摊子，上面盖着杉木板，有布匹、糕点糖食、盐巴、日用杂货和成衣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摆上一张小方桌，撑起一把大油伞、出售米豆腐、凉粉、甜茶等小摊摊。在那大漕坪东边是牲口、鸡鸭市场，此外还有土陶竹木家俱、土烟、蔬菜瓜果等等，也集中在这里成交。在大漕坪以南是猪肉、牛肉摊子，午饭摊子、酒市；狗肉汤锅也夹杂其间，烟飞火腾，空气里充溢着油腥和汗臭。从酒市过去便是米市和柴市，以及几家铁器坊。在那大漕坪北边，是几家裁缝店和理发店，还有几家卖鞭炮和香、纸、腊烛。紧挨着一家裁缝店的屋当头便是一片小茶林。苗族山民们喜欢喂鸟作乐，茶树枝桠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鸟笼。鸟鸣雀叫之后，不绝于耳。

不过，最热闹拥挤和最丰富多彩的地方，还是要算那大漕坪